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为了革命性的酷儿运动

由 LLM 翻译

Louve Rose

Louve Rose
为了革命性的酷儿运动
由 LLM 翻译
2023-08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louve-rose-for-a-revolutionary-queer-movement>

nightfall.buzz

2023-08

目录

为了革命性的酷儿运动	3
当前背景	4
历史背景	6
革命的必要性	10
结论	16

为了革命性的酷儿运动

当前背景

在我们社区中建立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在很多方面，对于我的许多酷儿和跨性别兄弟姐妹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面临的永恒斗争使我们意识到它的不完美，它的残酷。这一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做的工作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的手段是可笑的。然而，所有伟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从某个地方开始的，通过一群决心的个人的行动和工作。很难想象如何推翻整个系统，但很容易开始！在你周围找到与你共享价值观和感受的人。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并开始在你自己的规模上采取行动（张贴反对跨性别恐惧症的海报，创建和传播内容，在示威中出现，找到其他团体进行合作，组织公共活动等）。通过在公共空间中体现自己，你使其他人能够与你的行动产生共鸣，理解并加入你。发展你自己的行动力，发展你自己的战略和做事方式，并研究他人的。少数协调的人准备采取行动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可以创造一个强大的运动。

爱与愤怒。

结论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酷儿社区的现状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六十年的持续动员，酷儿运动（以及之前的原酷儿运动，如果我们考虑到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运动的所有发展）已经导致我们的社区在资产阶级国家法律体系中获得合法化和几乎完全的解放。我们现在可以像以前从未有过的那样，在社会中公开存在，展现我们的真实面貌。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对我们社区中最边缘化的部分的物质暴力只会增加；其中包括我们的黑人、土著、跨性别、无家可归、性工作者和精神疏离的兄弟姐妹。

虽然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省其他地区一直是主流同性恋运动的堡垒，至少从性车库袭击事件（1990年7月）以来，我们也看到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新的极端反跨性别运动在这里扎根。虽然我们直到最近才受到这些攻击的影响，我们的南方邻居在过去三年中面临着消除跨性别社区的真正政策，包括重新犯罪化、强烈的妖魔化话语、新意识形态浪潮和直接暴力。

出现的图景是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随着法律和社会系统整合的增加，统治阶级忽视甚至鼓励的强烈反应浪潮也在增长。

斗争中。我们的能力促进我们的理想并与我们社区的各种直接现实对抗将决定我们的能力保持相关性并与他们有有机的关系。

总之，我从这些团体的历史和实践为我们的运动吸取的是建立一个多元和有组织的运动的必要性；一个能够捍卫我们的社区、参与和发起各种斗争和动员，并确保自主的团结和互助能力的运动。

历史背景

能够缓解数百名美国工人阶级社区的贫困黑人儿童的粮食不安全。由于黑豹党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它还社区中的贫困白人（或其他种族化）儿童提供了午餐。这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时候打破历史隔离造成的种族分裂。我们还可以赞扬黑豹党的社区外联盟，特别是芝加哥黑豹党的著名彩虹联盟，将当地的年轻领主和年轻爱国者（来自阿巴拉契亚的白人无产阶级团体）聚集在一起。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团体需要确定我们社区的紧迫物质需求，并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开发自主的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社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日常生存将在长期内决定我们在他们中建立自己作为政治力量的能力。我们不能等待革命来编织团结，但我们必须以一种旨在克服资本主义而不是维持它的方式来建立它们。换句话说，酷儿革命团体需要建立一种自主的能力来满足我们社区的某些需求，而不依赖于国家或资本，以一种可以发展后资本主义想象力的方式。在自治和团结的问题上，年轻的领主有一个有趣的区别，即开发了一种独特的医疗技术来帮助他们的社区，脱离主流医疗网络。这种技术，称为 Nada 针灸，已经并继续被用来治疗成瘾、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神经障碍的症状。在当前的医疗歧视和性别为基础的医疗保健接触减少的背景下，开发独立于医疗系统生产和/或分配激素的能力将是我们团体、运动和社区的一个重大收获。更一般地说，基于科学方法和实验精神的革命（和非法）护理能力的创造将代表帮助我们社区的非凡手段，并将证明有组织的革命团体的重要性。

除了这些自主发展的策略之外，这些团体，像大多数革命团体一样，也通过示威、行动和多次动员确保了在街头的存在。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的运动需要能够走上街头并在那里刻下我们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完成，但酷儿革命运动需要在动员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不能等待制度化的组织和运动来制定路线并最终采取行动。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斗争的时刻、汇聚点和政治公共存在。通过创造我们自己的示威、反示威、行动、封锁和分遣队，我们为斗争带来了重要的动力，并向我们的兄弟姐妹展示了他们的行动能力。

我们的运动还必须自主地创建传播我们话语和战略的平台。这些平台，无论是纸质、虚拟还是面对面格式（节日、培训、辩论等），都必须充满思想和语言的财富，以激励和指导我们的社区在未来的

这种北美社会中权利增长和暴力增加的矛盾情况绝不是新的。

它已经在艾滋病危机出现时显现出来，这是激进活动家领导权被同化主义者和同性恋资产阶级篡夺的结果。在石墙暴动（1969年）之后不久，同性恋、顺性别、白人和富裕社区领导了一场运动，将最被排斥和革命的社区成员赶出。我们回想起同性恋运动对西尔维亚·里维拉（1951-2002）的待遇，她是一位革命性的跨性别和种族化活动家，被广泛认为是同性恋、酷儿和跨女权主义运动的母亲之一。事实上，她是同性恋解放阵线和街头变装行动革命（STAR）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你们都告诉我，去把我的尾巴藏在腿之间。

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狗屎。

我被打过。

我的鼻子被打破过。

我被关进监狱。

我失去了工作。

我失去了公寓。

为了同性恋解放，你们都这样对待我？

你们都有什么毛病？

想想看！”

· 西尔维亚·里维拉，在第三届“骄傲”（当时称为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游行）上发表声明，在被大多数顺性别和富裕的群众嘘声之后。

同性恋同化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当时由我们社区中最资产阶级和反动的元素组成，集中在合法化和融入占主导地位的顺性别父权社会。这就是同化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特征。这个运动，通常是我们社区中的主要政治力量，旨在获得顺性别社会的接受和与直人相似的法律地位。在更深的层次上，出现的是追求直人生活，尽管有同性恋的性取向。他们的策略通常涉及游说、在粉色企业中积累资本、提高意识和抹去可能冒犯直人感性的社区元素。

即使如此，这些温和、甚至进步的自由主义政治的几十年带来了收益，以不同的方式恢复了1969年骚乱者的冲动。到1970年代末，社区比斯通墙事件前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舒适度。然而，保守的反弹已经出现，当艾滋病危机在1980年代爆发时，这种同性恋恐惧的力量无情地降临到社区。媒体、政治、立法和身体暴力升级，直到激进的酷儿运动重新出现。毫无疑问，Act Up是最著名的元素。通过对企业、教堂和政府机构的象征性攻击，这个团体采用了对艾滋病危机的系统性、社会政治分析。正是在该团体的爆发和同性恋和女同性恋问题¹的重新政治化之后，我们看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更激进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酷儿运动的概念诞生了。通过从纯粹基于身份的理解（男性和女性同性恋运动）中脱离出来，重新定位在共同的顺性别父权压迫之上，酷儿运动构成了一个战斗力，能够攻击占主导地位的系统 and 社区中的压迫元素。然而，1990年代艾滋病危机后的庆祝时期和社区的新法律保护结束了这种政治热潮（也伴随着运动内部的战略分歧），看到了同化主义秩序和同性恋资产阶级领导的重新建立。

1990年代和2000年代见证了激进的酷儿和同性恋运动。在蒙特利尔，我们可以想到性车库袭击事件（1990年）之后的动员，粉色豹（2002年至2007年），Pervers/Cité节（2008年起），或第一个P!nk Bloc（2010年-2016年）。这些不同运动正在我们的社区中创造一个更加强大的接受气候，并将酷儿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锚定在魁北克的政治景观中。这些运动经历了自己的衰竭、内部分歧和/或向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职业主义、同化主义、法律主义和激进和倍受压迫的元素的驱逐的漂移。在2020年代初期，很明显，在魁北克的政治景观中，没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酷儿力量。

在美国，另一个重要的运动是Queers Bash Back，它在2007年选举运动期间出现。这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法西斯酷儿团体的非正式网络在北美创造了一个自治的、多元的无政府酷儿传统，虽然极其边缘，但能够成为同化主义者的坏良心。功能上已经灭绝，这个运动在很多方面预示了今天的激进酷儿和跨性别运动。

¹ 当时，我们谈论的是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运动，酷儿运动的概念在那些年份中诞生，而跨性别运动在那段时期内基本上被抹去或取代。

BPP（黑豹党自卫），年轻的领主和更远的Bund，俄罗斯沙皇统治下的犹太社会党。这些四个团体的共同点是，他们是在直接经历暴力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社区中建立的：变性和性别不符合、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和犹太社区。这些四个组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社区自卫的形式，以应对压迫性的国家或反动力量，通常无法区分。

这是人们对黑豹党活动最记忆犹新的部分，当时他们通过武装黑人社区并鼓励他们向国家力量而引起了轰动。在20世纪初，通过在犹太社区中组织自己，Bund在这个意义上创新：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迫害——尤其是俄罗斯贵族和神职人员鼓励的——该组织准备了受过训练和武装的年轻人，以防止他们的社区受到攻击。这些武装反应或多或少有效，取决于时间和地点，但在犹太人聚居区内极大地改变了动态²。这一防御战略在黑豹党和年轻领主的活动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他们在北美城市背景下组织起来。他们的自卫战略专注于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尤其是通过组织武装巡逻队跟踪警察进入工人阶级社区。黑豹党还在枪战和其他暴力冲突中与国家力量或种族主义团伙对峙。在这三个团体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能力，即在防御姿态中组织暴力，以对抗直接攻击他们的社区。另一方面，STAR的成员参与了骚乱，将警察赶出了纽约的同性恋空间，结束了警察突袭和同性恋暴力。传说里维拉在石墙骚乱开始时向警察扔了第一个或第二个莫洛托夫鸡尾酒（或砖块，取决于版本）。在当前的背景下，使用武器和创建民兵组织将是一种过度的升级，至少在“魁北克”，但为了在消灭主义和反动暴力的浪潮面前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似乎有必要夺取我们社区的防御。面对外部威胁，为我们的社区发展一个国家的替代品至关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能够面对这些暴力形式和与法西斯或法西斯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和变性恐惧症运动作斗争的能力将使我们能够接触到我们的兄弟姐妹并发展我们革命政治的合法性。

STARS和黑豹党的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直接、立即和自主地解决社区的紧迫物质需求。多年来，STARS在纽约市经营了一所房子，使他们能够为无家可归和/或性工作者的变性人提供住宿和生活空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变性和性别不符合的社区经历了住房歧视和极端贫困。至于黑豹党，他们著名的早餐计划使他们

² Bund并不是唯一组织此类努力的左翼犹太力量，但它无疑是最重要的。

落下的。我们不会冒险相信政府和资本主义阶级，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其他阶级，会捍卫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组织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友，以确保我们自己的生存。

这个革命运动不仅必须在对社区所经历的攻击的反应中建立，而且还必须在对抗性别异性恋父权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生态灭绝力量和所有其他压迫和剥削力量的进攻姿态中建立。这个运动必须建立自己的动员、组织、政治化、教育和防御力量。一个能够走上街头、强加政治路线、建立和捍卫社会和政治空间、采取反法西斯行动、发展话语和物质地改变周围社会现实的力量。最终，这个运动必须投入到一个真正的革命项目中，以废除当前的系统并发展一个新的世界，基于个人和社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的自决，从经济到文化，从医学到教育，从爱到科学，从性到生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革命。这些项目，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都只能通过酷儿和跨性别革命者与其他革命或解放运动的联盟来实现。这些包括反殖民、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所有形式。在一个基于压迫和剥削的系统中，我们从被压迫者的统一战线中获得了一切，而失去了一切。特别是由于我们的身份的性质意味着所有这些斗争都贯穿和构成了我们的社区和他们的斗争。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相对团结、我们的斗争和政治化的历史、我们的数量和我们社区当前的活力，结合反动力量在当前政治中赋予我们的中心地位，使我们有能力（和必要性）成为这些共同斗争中的主要力量之一。

承认革命的必要性是一回事，了解如何创造革命的正确条件，或者至少是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另一回事。我们社区的多样性，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意味着革命战略必定是多元的。没有人能够确定地制定一个废除性别异性恋父权制或资本主义的普遍计划。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历史上某些被压迫群体如何抓住他们的条件来构成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我们可以提出某些战术和策略用于我们的未来斗争。

在被他们的身份边缘化的群体中，出现了丰富的革命组织历史，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防御并在斗争中采取了进攻的立场。列出所有这些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是很相关。在这里，我只提到四个团体和他们的一些策略，我觉得特别有趣。这些团体是 STAR（街头变装行动革命），玛莎·P·约翰逊和西尔维亚·里维拉的街头变装团体，

在当前新一波反动攻击的时期，社区在政治上主要由同性恋商业、学术和整个资产阶级和政治家运动所主导，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地位是我们集体发生的最好的事情。

然而，多年来，我们一直感觉到酷儿青年中有一种骚动。远离村庄、电视上的变装比赛和干净的同性恋，在互联网的角落、街头或酷儿公寓和聚会中，最边缘的边缘聚集，一个新的、更愤怒、更陌生和更不关心合法性的运动正在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其转化为真正的政治力量。

革命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一过程的后果。我们的权利更大，我们的身份更被接受，但我们挑战和攻击权力和反动派的能力已经减弱。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律框架中被纳入的同时，我们也伴随着一种强烈的去政治化倾向。由于缺乏酷儿、激进和革命的政治空间，我们已经沉入了同化主义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和原子化。工作，消费，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吸吮鸡巴，但保持沉默。我们的集体行动能力的侵蚀被媒体中我们身份的增加代表所掩盖：主流文化中变装的流行，村庄和时尚酷儿场所的旅游，电视和电影中的存在等。所有这些代表首先是为了突出我们作为酷儿的身份。所有这些代表首先是为了服务于同性恋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在我们其余的人身上画一个靶子。通过在集体想象中刻画我们而不物质地解决我们的任何问题，这种代表使我们成为反动派的理想目标。我们的存在仍然打扰着许多人，但这种代表给人一种在资本主义系统内的力量的幻觉，使我们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完美敌人或目标。

臭名昭著的“跨性别游说团”的发明，右翼媒体中的稻草人，似乎是在仿效 20 世纪反犹太阴谋的策略。当然，解决方案不是反对我们社区的这些新的积极代表，它们有其有趣的方面，也不是当然要挑战我们的新法律权利，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用革命性的酷儿运动取代温和的、整合的同性恋运动。一个不仅仅是激进的，而是革命性的运动，能够构建我们条件的反资本主义分析，建立坚实和坚定的政治空间，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获得我们的完全解放和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只有革命性的酷儿运动的出现才能打破上述循环并面对当前的法西斯主义和消灭主义浪潮。这个运动必须是革命性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跨性别、非二元和酷儿主体是性别矩阵的再生产错误。他们是难以融入家庭结构的主体，而家庭结构对于劳动和消费的组织至关重要。他们是社会秩序的异常和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和结构基础的破坏者。换句话说，尽管宽容和接受的外表，尽管融入父权组织的工作，我们总是，作为最后的手段，被消灭的目标。这种消灭采取了同化到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份或社会组织，禁闭在沉默和壁橱的缓慢死亡，或者彻底灭绝的形式。没有理由相信，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化将继续传播和维持；相反，它们不断的危机性质，由生态灾难加剧，意味着我们可以考虑真正的倒退的可能性。我们的权利将是资本主义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危机时遵循其法西斯主义倾向以维持自身时首先要